

## 連番雨災 教訓嚴重

過來人



除了上文提及及釀成百多人死亡的「六一八」雨災之外，其實本港在不同年份也曾發生過嚴重程度不同的雨災，值得大家重溫，以提高警覺，避免同類悲劇再次發生。

根據紀錄，本港另一宗災情較為嚴重的雨災發生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在此之前的六月初開始，香港已受活躍低壓槽影響，廣東省沿岸一帶地區天氣持續不穩定，持續降雨超過十天。九龍區方面，喇沙小學一幅外牆在六月八日倒塌，導致六死十六傷，死者包括一名外籍婦人及五名介乎十二至十六歲的學生。

及至十二日早上，一個強烈雨區影響香港，香港天文台於當天上午六時至七時期間，錄得雨量一百零八點二毫米，當時創下了六月份最高單一小時降雨量。（紀錄在二〇〇八年六月七日的八時至九時的一百四十五點五毫米雨量被打破）當天的災情以港島區最為嚴重。



◀ 六二二雨災中，北角明園西街災情嚴重  
作者供圖

## 戲外說戲

白頭翁



京戲的生角兒何時登台必蹬高底船型靴，似無定論，但要蹬上那「生靴」上台走兩步着實要功夫，靴底有四吋，據說也有四吋五的，還要做一些高難動作。按科學要求，人體動作越高難，腳下要求越直接，比如國際體操大賽，從穿運動鞋到只穿運動襪直到裸腳，那才能找見感覺。京戲祖爺們不是不知道，京戲「生戲」也不是不進化，但是只有穿着四吋多厚的白底白邊的舞台靴，才能找見京戲的感覺，找見京戲的唯一，找見京戲的美。

在京戲武生見「靴功」的一個傳統動作叫「起霸」，挺胸、提腿、高抬腳、平踢腿、單腿旋轉、雙腳跳起、定型亮相，戲裏武將氣勢軒昂，大將風度，美不勝收，能贏得觀眾一片叫好！當年京戲表演藝術大師厲慧良在《挑滑車》中扮高龍，「起霸」時，踢腳高過腦門，梨園稱之「踢月亮門」被譽為「起霸」一絕。

其實就是老生穿的戰靴也不容易。我曾經在後台抱着好奇的心理穿上了一雙不到四吋厚的老生戲靴，真奇怪穿好站起來就不會邁步走路了，在別人的攙扶下終於邁開步往前行了，沒想到未走幾步就搖晃起來，那種左右的輕微搖動並非走不穩要摔倒的感覺，而是飄飄然乎，悠悠然乎，竟然邁出了戲步，儼然有老生出帳的感覺，這難道也是京劇的魅力？

（四）



《俄耳甫斯引領歐律狄斯逃離地獄》畫面描繪了手持代表「永恆之愛」的七弦琴，精神抖擻的俄耳甫斯溫柔地牽着愛妻歐律狄斯的手剛剛跨越陰間的冥河，迎着薄霧朦朧的晨光即將走出冥界來到光明的人間。和意氣風發的俄耳甫斯相對應的，是美麗的歐律狄斯毫無生機的眼神，面無表情地默默追隨着夫君，顯然在未能回到人間之前仍充滿焦慮。冥河另一邊被虛化的灰色亡靈們站在森林深處遙望着他們，彷彿已經預感到悲劇即將發生。柯羅既沒有選擇像大師提香一樣刻畫歐律狄斯被蛇咬傷的瞬間，也未受同為法國人的前輩普桑的影響勾勒出二人在意外發生前無憂無慮甜蜜生活的場景，而是用他最具代表性的灰綠色風景畫色調來描繪了這一淒美的神話故事在悲劇發生前充滿希望的一幕。

當天早上七時許，北角明園西街山洪暴發，洪水從山腳沿明園西街向下湧，把大量停泊在明園西街的車輛沖走並壓毀，洪水直衝英皇道及糖水道，有行人及附近住宅低層居民被捲走；時任助理教育司羅宗淦，在司徒拔道寓所外，被塌下的山泥壓死，與其同行的岳母及兩名兒子亦罹難，羅的遺體在翌日晚上七時四十五分方被發現；中環愛丁堡廣場及香港大會堂低座的音樂廳被洪水淹浸，市政局被迫把音樂廳關閉數天以便清理積水；港島區其中一個發電站和水泵亦被洪水毀壞，導致港島區部分地方的水電供應亦告暫停。連日全港發生多宗水浸、山泥傾瀉、泥石流、塌樹等事故，共導致六十四人死亡，災民人數超過六千人。

該年六月，由於低壓槽徘徊華南沿岸，香港持續下雨，天文台在其中二十九日均有錄得降雨量。結果，一九六六年六月整月雨量達九百六十二點九毫米，創下了當時六月份最高雨量紀錄，但此紀錄已被四十二年後二〇〇八年錄得的一千三百四十六點一毫米打破。



凱旋門和艾菲爾鐵塔都打開了慶祝的彩燈，羅浮宮發布了蒙娜麗莎身穿兩顆冠軍星的法國隊服。第二天上班的人們在巴黎地鐵裏發現，更為浪漫幽默的巴黎公交系統竟然改了六個站名！

原名為Charles de Gaulle-étoile的站名最後一個單詞為「一顆星」的意思，被更名為On a 2 étoiles，意思是我們有兩顆星！原名為Bercy的站名被改成Merci感謝的意思，並且加上les Bleus，就成了Merci les Bleus，感謝法國隊！而香榭麗舍大街地鐵站Champs-élysées-Clemenceau「香樹麗舍」被改成了法國國家隊教練的名字「德尚」麗舍

法國足球隊時過二十年後重捧大力神盃在世界盃稱冠，讓整個法國在這個火熱的夏天沸騰起來，首都巴黎更是最熱點。

七月，我於捷克完成歌劇的演出後，順道到了波蘭的華沙和克拉科夫旅遊。原以為波蘭經歷過戰火的洗禮，城市會籠罩一層灰蒙蒙的感覺，想像中有點像柏林。到達華沙之後，我卻喜出望外。

波蘭人民擺脫戰爭後，努力還原城市本來的模樣。華沙不僅保留了不少中古世紀的建築風貌，還興建了新市區，城市的規模遠超過戰前。當中最使我着迷的，是市內的樹木。華沙到處長滿茂密的大樹，蒼勁清翠，生機盎然。我上網翻查資料，發現華沙市郊有超過六萬公頃的森林，城內大小花園合共七十餘個，因而贏得「世界綠都」的美譽。遊走於華沙的樹木之間，我想起波蘭當代作曲家Krzysztof Penderecki。Penderecki大概是繼蕭邦後最舉足輕重的波蘭作曲家，最為人熟悉的作品當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為弦樂團寫的《廣島受難者的輓歌》（Threnody to the Victims of Hiroshima），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日本廣島市原子彈爆炸中喪生的人民。Penderecki雖已超過八十高齡，仍不斷創作和到世界各地參與演出；幾年前曾經造訪香港，親自指揮香港小交響樂團演奏自己的作品。我看過Penderecki的紀錄片，知道他的嗜好竟然是種樹。他居住在克拉科夫附近的別墅，另設私人演奏廳。別墅旁邊有一個屬於他的樹林，種了超過三百棵樹。我第一次聽到有人有興趣是種樹，當時不太以為然，只覺得有點誇張，心想：「原來一個作曲家可以這麼富有！」這次造訪波蘭，頓時恍然大悟，明白原來樹木與波蘭人的生活息息相關。

Penderecki雖以種樹為樂，關於樹的作品卻不多。當我在酒店側一個公園閒逛時，腦中反倒浮現另一位著名的當代作曲家——日本的武滿徹（Toru Takemitsu）。武滿徹的音樂不如久石讓和坂本龍一那樣流行，卻無可置疑是當代音樂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日本作曲家。（武滿徹其實也有大量電影配樂作品，包括為黑澤明導演的電影《亂》寫音樂；他亦曾改編Beatles的《Yesterday》為古典結他獨奏。）武滿徹成名的時間與Penderecki差不多，都是在二戰之後。武滿徹的音樂很受法國作曲家如德布西（Claude Debussy）和梅湘（Olivier Messiaen）的影響，聽起來有點「夢幻」的感覺，可以理解為「後印象派」。他擅於把東方傳統美學與西方古典音樂語言糅合，經典作品《

November Steps》便是為日本傳統吹奏樂器尺八、日本琵琶和西方管弦樂團而寫。為什麼會在公園閒逛時想起武滿徹？因為他的音樂美學跟花園和大自然關係密切。武滿徹在不同的訪談中說過，他的音樂靈感主要來自大自然的各種聲音。聆聽武滿徹的音樂，就像在日本花園裏漫步。音樂的結構自由流動，跟傳統西方古典音樂講求邏輯計算的結構不同，是頗意識流的寫法。聆聽者彷彿進入一個寬敞的空間，時而乍見樹影婆娑、草木相互掩映，時而聽見風聲、鳥聲和蟲鳴交織。音樂聽起來隨意運行，不經思索，沒有刻意經營，只在意刻那的捕捉。武滿徹有幾首作品更直接以樹為靈感，我最喜歡的一首是為室樂團而寫的《Tree Line》。武滿徹用來辦公的山區別墅附近，有一排枝葉豐茂的金合歡樹（acacia），他很喜欢沿着這條斜路緩步而行，因為走在樹蔭之下，總能讓他疲憊的心靈得到安息。武滿徹表示：「《Tree Line》是為向那些優雅（graceful）而無畏（dauntless）的樹木致敬。」《Tree Line》甫開始，如夢似幻的和弦徐徐前進；到了樂曲中段，有一段柔和的旋律隱約在不同的樂器間穿梭，織體內散落了帶微分音（microtone）的弦樂和木管樂素材，甚富日本傳統音樂的韻味，整首樂曲的音色和意境都異常優美。

關於樹的音樂，除了《Tree Line》以外，我也想起荷里活配樂大師John Williams的一首作品。John Williams最為人樂道的是他的電影配樂，但他偶爾也會寫其他作品。他有一首巴松管協奏曲，名叫《The Five

Deschamps-élysées-Clemenceau。雨果站Victor Hugo也被加上了法國隊門將兼隊長的名字變成Victor Hugo Lloris。巴黎聖母院的地鐵站Notre Dame被更名為Notre Didier Deschamps，意思從巴黎聖母院變成了「我們的迪迪埃—德尚」。而地鐵站Avron被前後各加一個單詞變成Nous AVRON Gagné，便是諧音的Nous avons Gagné，「我們勝利了」的意思。

儘管這是巴黎地鐵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更名，一次性改了六個站名，然而歷史上巴黎地鐵改名也不是第一次。比如說法國搖滾巨星約翰尼哈利戴去年當地時間十二月五日在家中病逝，巴黎Duroc地鐵站當天將地鐵站名更換為Durock-Johnny，意思為搖滾領袖約翰尼，地鐵站當天也一直循環播放他的十五首代表作品。

如果說這些都是暫時性的更名，巴黎地鐵在今年五月底把巴黎第八區歐洲廣場地鐵

站更名為法國前衛生部長的名字西蒙娜韋伊，以紀念這位二十世紀著名思想家為爭取婦女權益和歐洲和解做出的傑出貢獻。這樣的更名算是巴黎地鐵機構難得「正經」的時候。

巴黎地鐵站的站名充滿了法國人個性裏的各種元素。有代表着法國國家格言「自由平等博愛」的「自由」站，「自由大道」，有紀念歷史名人的「羅斯福」站，「喬治五世」站，有紀念歷史戰役的「斯大林格勒」站，「巴士底獄」站，也有紀念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站，還有以地標建築物命名的香榭麗舍大道、榮軍院和凱旋門，也有頗有點無厘頭的「水塔」站，「椅子」站，「鐵球路」。不過據說無論什麼名字，背後都有一個長長的歷史故事。

一張巴黎地鐵圖，幾乎就是一部法國歷史。從政治名人到著名戰役，從科學家到文學家，從地名到人名，都載滿着法國歷史的榮耀和每位法國人心中的驕傲。

## 樹的聯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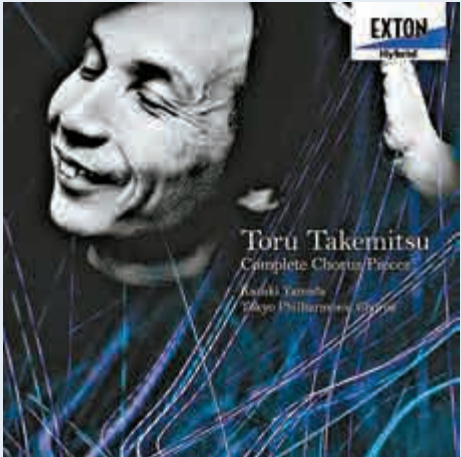
盧定彰



November Steps》便是為日本傳統吹奏樂器尺八、日本琵琶和西方管弦樂團而寫。

為什麼會在公園閒逛時想起武滿徹？因為他的音樂美學跟花園和大自然關係密切。武滿徹在不同的訪談中說過，他的音樂靈感主要來自大自然的各種聲音。聆聽武滿徹的音樂，就像在日本花園裏漫步。音樂的結構自由流動，跟傳統西方古典音樂講求邏輯計算的結構不同，是頗意識流的寫法。聆聽者彷彿進入一個寬敞的空間，時而乍見樹影婆娑、草木相互掩映，時而聽見風聲、鳥聲和蟲鳴交織。音樂聽起來隨意運行，不經思索，沒有刻意經營，只在意刻那的捕捉。武滿徹有幾首作品更直接以樹為靈感，我最喜歡的一首是為室樂團而寫的《Tree Line》。武滿徹用來辦公的山區別墅附近，有一排枝葉豐茂的金合歡樹（acacia），他很喜欢沿着這條斜路緩步而行，因為走在樹蔭之下，總能讓他疲憊的心靈得到安息。武滿徹表示：「《Tree Line》是為向那些優雅（graceful）而無畏（dauntless）的樹木致敬。」《Tree Line》甫開始，如夢似幻的和弦徐徐前進；到了樂曲中段，有一段柔和的旋律隱約在不同的樂器間穿梭，織體內散落了帶微分音（microtone）的弦樂和木管樂素材，甚富日本傳統音樂的韻味，整首樂曲的音色和意境都異常優美。

關於樹的音樂，除了《Tree Line》以外，我也想起荷里活配樂大師John Williams的一首作品。John Williams最為人樂道的是他的電影配樂，但他偶爾也會寫其他作品。他有一首巴松管協奏曲，名叫《The Five



▲日本作曲家武滿徹的多首作品直接以樹為靈感  
資料圖片

◀波蘭作曲家Krzysztof Penderecki以種樹為樂  
資料圖片

Sacred Trees》，顧名思義是以樹為靈感。John Williams與武滿徹一樣，曾於訪問中表達對樹木的鍾愛：「在西方世界裏，沒有任何地方比在樹林裏有更豐富的音樂。」跟武滿徹不同的是，John Williams的樹不是日本花園裏的樹，而是古代凱爾特（Celtic）神話裏的聖樹。

《The Five Sacred Trees》共有五個樂章，分別以五棵不同的聖樹為靈感。開首樂章《Eo Mugna》（橡樹）是一段讓人沉思的巴松管獨奏，在木管和弦樂的襯托下，旋律緩緩上升。接下來是充滿動感的第二章《Tortan》（巫術之樹），巴松管與提琴部相互呼應，像是一場默契十足的雙人舞。豎琴精緻的引子把音樂帶進第三章《Eo Rossa》（玫瑰樹），巴松管奏出一段仿歌般的抒情旋律，似是一首古老的素歌。第四章《Craeb Uisnig》（桤樹）以談諧曲為基礎，節奏非常明快，充滿激情，是獨奏者的炫技段落。終章《Dathi》（繆思之樹）以美妙的木管和聲展開，樂團不同的聲部慢慢滲入，最後巴松管以如泣似訴的旋律為樂曲作結。

有趣的是，《The Five Sacred Trees》和《Tree Line》曾經收錄於同一張唱片，由倫敦交響樂團演奏。唱片另外收錄了兩位當代美國作曲家的管弦樂作品，分別是Tobias Picker的《Old Lost and Rivers》和Alan Hovhaness 的《Symphony No. 2 (Mysterious Mountain)》，兩首都是以大自然為靈感的曲目，有興趣的朋友不妨留意一下。

## 柯羅筆下的俄耳甫斯與歐律狄斯

王加

的分界線。

儘管他在作品中為描繪遠景和近景關係所採用的空氣透視法與之同時代的英國浪漫主義風景畫大師透納（J.M.W Turner）有着異曲同工之妙，但二人的創作風格則有着本質上的不同。透納作品的主角是風景，那些如威尼斯風光，海上波濤洶湧中用來點綴的細小人物更像是風景畫的陪襯；而柯羅則不同。正如《俄耳甫斯引領歐律狄斯逃離地獄》，他喜歡將帶有敘事性的故事情節融入到畫面中，更確切的說，以一個相對均衡的比重將人物故事線融入到風景畫的整體氛圍中。本就是一位音樂愛好者的柯羅，顯然對音樂家俄耳甫斯這個神話人物主觀地帶有崇敬之意，也由此賦予了這幅作品更多如韻律般抒情的和諧氛圍。

柯羅將灰色、綠色和藍色以自己標誌性的調色方式在畫面中呈現出極其微妙的色彩關係，讓畫作的遠景在具備其風景主題代表作特質的同時，將近景私密的人物關係恰恰到好處地融入龐大的環境氛圍中，亦為二人即將來臨的悲劇結局製造出更多情感上的戲劇衝突。當這幅巨製於一八六一年在巴黎沙龍展出時，獲得了毀譽參半的評價。有些評論認為柯羅已經成為了「風景畫的詩人」，另一部分則批評他經常複製相似的構圖和主題。無論當時評價幾何，在一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以咫尺之距站在畫前，任何人都無法否認《俄耳甫斯引領歐律狄斯逃離地獄》已是柯羅毫無爭議的經典作品之一。

（下）



▲柯羅作品中的樹逼真又富有動感  
作者供圖